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十八回 季德行兇錯殺人 雲文使賄先鳴狀

詩曰：暑往寒來春復秋，夕陽西下水東流。
將軍戰馬今何在？野草閒花滿地愁。

話說包成定下計來，要害鍾山玉的性命，刁虎，雲文二人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好計策也。」刁虎道：「等我叫季德來問他一番，著他口聲何如，肯與不肯？」遂叫書童刁喜，「快叫季德進來。」刁喜出來，忙喚季德道：「李叔叔在那裡？二爺在書房叫你，有話吩咐呢。」那季德聽了，忙隨刁喜進內道：「二爺呼喚小人，有何吩咐？」刁虎道：「我二爺有件要緊的公務差你去乾，不知可肯去？若事成之後，我二爺還有重賞，將來還要重用你。」季德聽了，道：「二爺說那裡話，小人蒙二爺屢屢抬舉，患重如山。莫說有所差使，就是命小的去偷營劫案、放火殺人，小人也是去的。」

刁虎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好，有膽氣！」遂向懷中取出五兩銀子，遞與季德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二爺正欲差你去殺一個要緊的仇人。這五兩銀子，你且拿去，做兩件衣服穿穿，待事成之後，再賞你二百兩銀子，好娶親成家，將來還有重賞。」那季德聽了當真是要殺人，倒攔住了，半响道：「既是二爺差使，小人怎敢要銀子？不知還是殺那個？」刁虎笑道：「你不要吃驚！若有大事，都是我二爺一力承辦，與你無乾就是了。」季德方才收了銀子。刁虎又將上項事細細的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他又是異鄉人，誰來管事？」季德聽了，欣然領命。刁虎道：「等到臨期，隨我去使了。」正是：欲殺人間忠孝子，難期天上有神靈。

當下刁虎打發季德去了，治酒在書房，同雲文、包成三人在內歡呼大飲。飲了一會，雲文起身道：「我要回去了，明日只看我字來，你便帶季德來便了。」刁虎答應，預備此事不表。

單言雲文回到家中，與往日不同，笑盈盈的來到外書房，與鍾山玉說話道：「老硯兄，我與你同窗一年，原指望同攻黃卷、共奮青雲的，誰知後來被些事情弄得你離我散、顛顛倒倒，一別四年有餘不能相見。今天硯兄到來，小弟尚未盡地主之情，我欲奉邀到野館一敘，暢談一番，以伸薄意，不知允否？」鍾山玉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小弟遠來，也沒有帶些菲禮奉送，來打攬尊府，也就不當了，怎好多擾？」雲文道：「老兄又來了！你我世交，不比別人，怎說此話？好歹在舍住些時，等家父回來，教令尊回朝，那時我代大哥捐監，北場考中頭名，在錦還鄉，方遂我一點私心，怎說此客套話？我因連日有事，不曾奉陪，昨聞桃花店桃花已開，後日是清明佳節，意欲請硯兄到彼村郊一樂，千萬不可推托。」山玉道：「領尊意便了。」雲文大喜，隨即寫了字兒，時約刁虎不表。

再言當時雲太太備下晚飯，請山玉到後堂用飯，方才入席，忽見丫鬟來稟說：「山東雲大爺到了。」原來是雲宗的長子雲元，因家中流蕩，該了人的利債，衣食不敷，思量到雲太師家來，找兄弟雲文想法，卻好到了。太太聽見，遂叫「請進來。」丫鬟傳命，不一時刻，雲元來到後堂，見過嫡母，又與山玉、雲文見禮已畢，丫鬟倒過茶，太太道：「你路上來，想是餓了，就請吃晚飯罷。」雲元遂同山玉等入席。晚飯已完，太太問了些家常話，叫家人搬大爺的行李，就往外書房另設牀鋪，與山玉同住。那雲文自然也與哥哥敘些別後的話，這日不言。一宿已過。

次日，太太吩咐雲文：「明日是清明節了，我年年規矩要去祭孤，我兒明日就同著哥哥與山玉一同前去頑頑便了。」雲文聽了，滿心歡喜，答應道：「是，遵太太之命。」家人治酒，辦了春盒、杯盤、紙錢等件，俱已完全。到了次日，雲文清早起來，諸事已完，人後見過太太，家內燒過香，同山玉、雲元用過早飯，辭過太太，命下人抬了物件，備了馬，興興頭頭出了莊門，請鍾山玉上馬。正是：只道遊春同上馬，誰知已中計牢籠。

當時山玉上了馬，有蒼頭鍾安隨了，雲文、雲元也上了馬，帶了數名家人，一路上往桃花店而來。三人在路上，春光明媚。正是：花明柳暗千般是，燕語鶯呼一片春。

那鍾山玉坐在馬上，看見那花柳爭妍、和風淡蕩，不覺見景傷懷，心中悲苦，想道：「想我去年此日身在家中，母子歡聚，兄妹團圓，也一般的到郊外祭孤游青，好不快樂！到今日，身在燕京，離家萬里，也不知老母、幼妹家下如何？雲太師不在，又不知爹爹何日回朝，叫我一心掛兩頭，好不悲苦！雖然蒙雲太太盛意相留，終非了局！」一頭走一頭思，悶悶不樂，不表鍾山玉的心事。單言那日刁虎帶了包成、季德並數名家將，先到桃花店背後田上佃房內安下計策，不表。

且言雲文命家人沿路上燒化紙錢祭孤。只見一路上男男女女，轎馬紛紛，都是上墳看青的，分熱鬧，不消細說。

那雲文叫人化完了祭孤的紙鏢，邀山玉下馬。「到前面桃花店中，有上好的酒家，我們將春盒抬到前面去頑頑，有何不可？」山玉道：「領教。」當下雲文引領，轉彎抹角，來到那裡。見路路口豎有一個牌坊，寫「桃花店」三個大字。進了牌坊一望，只見周圍有數萬株桃樹，第一層是賣酒的店，第二層便是園主開的一個大館，裡邊品竹吹簫、笙簧盈耳，且有上好的名妓前來陪酒。這都是那些在京的大老先生、王侯公子前來飲酒看花，所以分熱鬧。當下三人步入店門，只見招牌上寫道：「武陵仙境」。那招牌之下，又掛了一副金字的對聯，上寫：

一灣流水藏春蜜 十里桃花放暖多

山玉見了，連聲贊道：「果然雅！」三人步進一堂，只見那桌椅條合，都是洋漆雕花、花梨紫檀，架上杯盤都是洋磁古董、實金實銀，真是那四壁輝煌，分富麗。三人穿過中堂，轉入耳門，只見桃花叢中有一座小小的亭於，格外幽雅。雲文道：「我們就在此亭坐了罷。」山玉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三人入亭，家人鋪下春盒，命家人叫酒保過來，點了幾樣菜。三人坐下，左右家人獻過茶。茶罷，隨即捧上杯盤，進上肴饌。三人謙遜了一會，遂入席飲酒。

才飲了數杯，忽見亭子背後走出一行人來——原來是刁虎同了包成、帶了家人在此等候，見他們入席已畢，方才走出來。進了亭子，大笑道：「雲兄，你好人呀！就不約我一聲？」雲文抬頭見了刁虎，假意道：「失敬！」忙忙離坐，陪笑道：「得罪，得罪。如不嫌棄，就此請坐陪。」刁虎笑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小弟已備租席，在此園後小莊，時來閒躑，豈敢叨擾。」又對雲文道：「如此說，何不就此請到小莊一聚，有何不可？」雲文道：「先吃我三杯，方才領命。」

刁虎道：「不必入席。」就立飲三杯。才飲罷，就邀山玉、雲元道：「諸位不棄，就請貴步走走」二人正要推辭，怎當得雲文倒先走了。正是：只因不識其中意，已落千尋陷阱中。

話說山玉見雲文並不推讓，只得同眾出了亭子，轉彎抹角到了一個去處：只見小小的一所莊房，門前一帶垂楊綠柳，進了莊門，裡面卻是一所花園，甚是精緻。刁虎遂邀山玉等人草堂，只見家人早已伺候現成，擺下席面，眾人敘坐，再三謙了半會，山玉坐了首席，第二席包成，三席雲文，刁虎側席相陪，左右敬酒上菜。從了數林，刁虎道：「雲兄，這啞酒吃不來，叫幾名歌妓來勸酒何如？」雲文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遂叫家丁去了。一會，只見來了兩名妓女，進得廳來，嬌嬌滴滴的，在五人面前道了萬福，遂入席飲酒。酒過數巡，刁虎道：「請教唱兩支小曲，與眾爺下酒。」二妓遂啟朱唇就唱。正是：鶯聲燕語差多少，鳳囀鸞鳴勝幾分。那歌妓唱，他們吃了又吃，不覺玉兔東升，天色已晚。

山玉要回，刁虎道：「仁兄，你我今日幸會，正要暢談，為何就要回去？如遲，就在小莊歇了，有何不可？」山玉無奈，只得坐下。這叫做有心人算沒心人，不覺得把五人都吃醉了。刁虎笑道：「二位美人還是願陪那位爺去歇？」那一個道：「我陪鍾爺。」這一個道：「我陪刁爺。」刁虎大笑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叫家人撤席，刁虎同雲文、包成三人入後去歇，讓鍾山玉在東邊房裡，同妓女去歇。各人散後，不防那雲元卻是好色之徒，見山玉帶醉同妓女看月。那妓女催山玉去歇，山玉道：「美人先去，我就來奉

陪。」那妓女果然先去了。這山玉是個雅人，便只管在那外邊看月，不覺得隱几而眠了。這雲元見山玉睡在外邊，好不歡喜，便輕輕的裝做鍾山玉的聲音，到東邊房內來偷妓女。正是：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步進房內，只見殘燈僅僅，他便低低叫道：「美人，鍾山玉來相陪了。」這一聲未曾說完，忽聽腦後大喝一聲道：「呔！看刀罷！」說時遲那時快，一道寒光，夾耳根撲將下來，躲也躲不及了，「撲通」一跤跌倒在地。可憐只為好色貪花，替鍾山玉做了替死鬼，死在季德刀下。這才是：生有時辰死有地，自家人害自家人。那季德只道殺了鍾山玉，便丟下刀去了，不表。

單言那鍾山玉伏在外邊桌上，倒睡著了，猛聽房內一聲響，驚醒了起身去看，走進房門，不防腳下被死屍一絆，絆了一跤，爬起來兩手一摸，摸了兩手的熱血，忙到燈下一看，見是淋淋鮮血，一個死屍倒在一邊，唬走三魂，忙喊道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那後面刁虎、雲文、包成三人是伺候現成的，聽見喊叫，只道是季德同山玉動手了，便帶了家丁、掌起燈燭，一擁來到房中，只見山玉一人在那裡喊叫。眾人驚疑，掌燈一照，只見一個死屍殺死在地。雲文叫聲：「不好！」仔細一認，乃是哥哥，雲文好不悲苦。正是：未曾害人先害己，欺得人來怎欺神。

當下雲文明知暗中錯了，登時反轉面皮，一把捉住鍾山玉道：「我把你這大膽畜生！我好意請你，你為何殺我哥哥？是何道理？」掄拳就打。刁虎道：「不要打，只送他到順天府去便了。」忙取繩子夾頭捆住，包成即時寫了狀詞。

鬧了一夜，到五更時，一眾人將山玉推進城來。可憐這山玉有口難分，只得預備聽審。這一來有分教：就地撮將災禍起，漫天惹出是非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